

大二那年,我疯狂地迷恋上了同桌一个叫秦思思的城市女孩。

来自农村的我,特别向往城市女孩那种开朗和优雅。秦思思不仅是校花,还写得一手让人羡慕的文章。在整个中文系乃至全校,她都是男孩们关注的焦点。

老实说,像我这样除了学习像点其他什么都不起眼的男生,应该根本不敢对秦思思有什么非分之想的。但同桌日久,我还是对她产生了深深的依恋之情。我没有勇气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向她表白,只能将炽热的暗恋深藏在自己心底,无时不在忍受着煎熬。

后来,我终于再也无法压抑自己了,决心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向她表白,不管是否会遭到拒绝。

机会果然来了。有天晚自习后,秦思思说自己心情不好,让我陪她到操场走走。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,她异常气愤地告诉我,她的三星MP3在寝室被偷了。我决定送给她一个惊喜,并借这个机会向她表白自己对她的暗恋。

我几乎跑遍了全城的商场,发现秦思思那种型号的三星MP3最低售价也要1200元。1200元,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天价。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也

心灵驿站

难忘那台MP3

滨滨

不过才300元,就是不吃不喝,也得攒4个月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。

犹豫了一个多月,后来我还是决定付诸实施。

这么多钱到哪儿去弄呢?我再三思索,除了伸手向父母讨要,没有别的办法。可是怎么向父母开口呢?除了撒谎,我别无选择。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,痛心疾首地说,由于我的疏忽,在开学返校的路上,我的衣服被小偷偷破了,1000多块钱的学费不翼而飞。两个多月来,我一直不敢把这件事告诉他们,现在学校开始催费,让我必须在一个月之内交上学费。

半个月后,我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一张1300元的汇款单和一封信。父亲没有责备我,只是说我应该早些把钱的事情告诉他,否则他筹钱来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仓促和困难。最后,他在信中告诉我家里一切都好,叫我不耍牵挂,

头从山上摔了下来,被石头砸断了腿……后来,我把家里那头老牛卖了1000多块钱,准备给他治伤,他怎么都不愿意,非要我把钱寄给你交学费。他自己硬挺着,腿上的肉都烂了,给他买的消炎药也不吃,怕吃完了又得买,拖了几个月,就成了这个样子……”

母亲正讲着,父亲一颠一颠地从外面回来了。他沉着脸责备母亲:“我不是好好的吗?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啥?”

我抓起父亲的裤管,两条腿上都有创痕,其中左腿上的肉肉腐烂后留下的大片伤痕简直触目惊心。我的心一阵抽搐,抱住父亲的双腿,失声痛哭。父亲却一把将我拉起:“这么大男子汉了,有啥好哭的?不就是一点伤吗?你要觉得爸妈供你上学不易,就好好读书,做个有出息的人。”我无言以对,只有拼命点头。

从那以后,我在父母面前再也没有撒过半句谎。我发誓一定要努力奋斗,好好报答父母的恩情。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,毕业几年后,我终于打拼出了一片天空,也改善了父母的生活。但是,那台MP3的故事,却一直深深埋在我心底,让我随时体会父爱带给我的最深刻的感动……

李辉说:你也少来这套,你以为你当了个小破官儿就了不起啦!

柳叮说:自以为了不起的是你!说吧,你打算什么时候跟那两个妖婆子断了?

李辉笑了:什么妖婆子,你凭什么血口喷人啊?

柳叮晃了晃手机:想知道她们是谁吗?我的摄影技术可是一流的!

李辉立刻矮了半截,硬撑着说:你可比你妹妹卑鄙多了!

柳叮说:是,我比你妹妹卑鄙多了,而你比我还卑鄙!李辉,你记住,风流债欠得太多,是要遭天谴的!

李辉说:姐,我以前还挺佩服你,现在才发现你是真没水平,你嘴里说的这些话,跟一个泼妇有什么两样啊?

柳叮说:我从来都是本色为人,不像某些人,夹着公文包装白领,其实肚子里一泡屎。

李辉说:你是在说你老公吧?据我所知,你老公现在可是靠着养活你呢!

柳叮没想到李辉能说出这种话,着实愣了一下,好在马上就调整过来了。柳叮说:行了妹夫,不要像个女人一样酸酸刻薄了,这和你精心保持的白领形象也太不相符了。我今天来找你,不是和你斗嘴的,我只是想警告你,凡事不能做得太绝。柳明软弱,不等于柳家人都是窝囊废。希望你适可而止,悬崖勒马。

柳叮说完,下了车,打开后面的车门,把李辉拽了出来。李辉站定,赶紧哈腰检查裤线,好不容易才把裤子上的褶子抖落开了。柳叮斜眼看李辉,看了两眼裤线而紧张兮兮的样子,笑了,说:你妹妹看上了你真是倒了八辈子霉!

李辉抬起头说:姐,你这么说话我可不爱听,你不知道你妹妹嫁给了我有多满足,我要是不娶她,她早就自杀了。

李辉说完,抬手叫住一辆出租车,走了。

柳叮咬牙切齿地对轮胎踢了一脚,正在心烦意乱,手机响了,是赵大庆。

赵大庆找不到陈全,就给柳叮打电话。柳叮说:我也和陈全在一起啊!

赵大庆好像喝了酒,话多起来了,他的手机怎么关机了呢。呵呵,你还好吧?

柳叮哪有闲心跟他聊天,敷衍着:还好还好。

赵大庆说:我都知道做一个女公务员的不易,钉子啊,你很不了不起啊……

钉子?赵大庆真是喝多了,他以前可是从来没这么称呼过她的。

柳叮说:大庆,你好像喝多了呀。

赵大庆说:是,来了几个韩国客人,都很爱酒,我不喝不礼貌啊。

柳叮说:喝酒伤身,少喝为佳啊。

赵大庆说:谢谢你的关心啊。陈全还好吧?

柳叮说:还好还好。

赵大庆说:他最近情绪好像比较低落,也难怪,一个本来很强的人突然失去了事业,不低落才怪。你多理解他吧……

柳叮说:你再给他打电话吧,刚才也许是因为信号不好。

赵大庆连忙说:好好好,我找他有个人,夹着公文包装白领,其实肚子里一泡屎。

李辉说:你是在说你老公吧?据我所知,你老公现在可是靠着养活你呢!

柳叮没想到李辉能说出这种话,着实愣了一下,好在马上就调整过来了。柳叮说:行了妹夫,不要像个女人一样酸酸刻薄了,这和你精心保持的白领形象也太不相符了。我今天来找你,不是和你斗嘴的,我只是想警告你,凡事不能做得太绝。柳明软弱,不等于柳家人都是窝囊废。希望你适可而止,悬崖勒马。

柳叮说完,下了车,打开后面的车门,把李辉拽了出来。李辉站定,赶紧哈腰检查裤线,好不容易才把裤子上的褶子抖落开了。柳叮斜眼看李辉,看了两眼裤线而紧张兮兮的样子,笑了,说:你妹妹看上了你真是倒了八辈子霉!

李辉抬起头说:姐,你这么说话我可不爱听,你不知道你妹妹嫁给了我有多满足,我要是不娶她,她早就自杀了。

李辉说完,抬手叫住一辆出租车,走了。

柳叮咬牙切齿地对轮胎踢了一脚,正在心烦意乱,手机响了,是赵大庆。

赵大庆找不到陈全,就给柳叮打电话。柳叮说:我也和陈全在一起啊!

赵大庆好像喝了酒,话多起来了,他的手机怎么关机了呢。呵呵,你还好吧?

柳叮哪有闲心跟他聊天,敷衍着:还好还好。



李小玲

爱情本命年

柳叮这几天的经历,足以深刻地诠释这句话了。

贾正良到底没有要休。

表面上,他仗义执言,勇敢地挡住了孙大;实际上,他和孙大暗度陈仓,利用孙大给了柳叮当头一棒。孙大蛮横地向武霞地区办事处索要人民币五万元,贾正良煞有介事地和他谈了几个回合,最后答应给孙大三万元。孙大得了本不该得的钱,乐呵呵地滚蛋了。贾正良则以此事为由头大会小会地对柳叮展开了批判。

第一次开会,贾正良显得语重心长:同志们,我们不能像某些同志那么做工作啊,擅自离岗一个小时,就给国家造成了三万元的损失!同时,孙老科长有严重的心脏病,但是,如果主管领导在场,对其进行劝说安抚,他老人家何至于情绪如此激动以至于失去了生命呢!

贾正良用右手掌拍了一下会议桌:中秋节就要到了,让我们把所有的不愉快都忘记,欢欢喜喜过个年,我在这里提前祝同志们节日快乐!

一百多号工作人员嗷嗷一片掌声。

柳叮忽然厌倦透了。

以后的几次大会,贾正良不再直截了当地提孙大事件了,改为直截了当地批评新上任的柳叮进入角色缓慢,创新力度不够,思想严重滑坡……

人生感悟

岁末的功课

黄阔登



十二月初,一个有着些许寒意的夜晚,我留在办公室加班。整层楼就我一个人,静寂无声,只有指下的键盘“咔嗒”作响。

在这样的夜晚,女友从远方打来电话。电话那头,女友煞有介事地问:“我想和你聊聊,想向你道歉。你现在有空吗?”

道歉?我停下键盘上飞动的手指,感到有些奇怪。我和女友的感情一直很好,很少吵架,就算闹点小矛盾,也总是我主动“缴械”平息“火苗”。况且她今年在外地读研,我俩见面的时间不多,想多得罪我还不行呢。话说回来,应该道歉的人倒该是我,有几次请假和她见面,信誓旦旦说好陪她几天的,却因单位有任务而匆匆作罢。

“为什么要道歉,我觉得……”我想说该我道歉才对。女友抢过话头,柔声道:“今年,我们虽然在一起的时间不多,但是,我想,我一定会有不少让你生气的地方。比如说,我抱怨你不及时回短信,嫌你的菜没味道,还有……”

“我,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事需要向我道歉……但是,真的,谢谢,你这样说,我真的非常感谢。”听着女友数落着自己的条条“罪状”,一向快嘴快舌的我有些语无伦次,心中却充盈着快感。

女友一番道歉,让本是孤寂的漫漫长夜变得格外温暖和甜蜜。在暖

暖的感动中,一切劳碌都化作了甘甜。

女友的道歉倒是提醒我,我是否也该好好审视自己了。一年来,曾为我帮过忙的朋友不少,我本有满腹的感激之言,嘴巴却在他们“应该的”的谦词中打住,心安理得,甚至没盯着他们的眼睛真诚道声“感谢”;和父母意见相左时,从不倾听他们的意见,总是用一句“老年人不懂现在的事”来搪塞他们,完全不顾老年人的感受;和搭档因工作上的事大吵一架,尽管明白自己不对,却不肯承认,后来,等到他调至另一个城市工作时,伤别的话始终没说出口,不知在他内心深处真正原谅我没有……

有些话,我们心里藏着的那些表达感情的话,或是感激,或是表达歉意,是应该对自己的亲人朋友说出来的。我们总以为我们是亲人、密友,那些话就不必说出来,我们以为他们是知道的。其实不是那样的,有些话不说出来,他们永远不会知道。而你明白过来时,可能已经晚了,再没有表达的机会了。

桌上日历已变得薄薄的了,趁着辞旧迎新的岁末年终,我们不要再含蓄,一起来做个功课——向亲友致歉或是感恩。如果没有道歉的话,就对关爱你的亲人和朋友说上一句发自内心的感谢之言吧。

搬家时,不小心把新买的衣服拉链扯断了,看着断了拉链的新衣,有些不舍。妻说,小区里有一位妇女开了家缝纫小门市,专营钉纽扣、缝裤脚与修拉链,风雨无阻,坚守在那儿。

我按妻指点方向去寻找,在一幢楼房的车库里找到这位妇女,门前做了个灯箱,写着“缝裤脚、修拉链”字样。妇女很干练,她接过我手中的衣服,很快拆下坏掉的拉链,找出新的拉链比试,看颜色是否合适,拉链宽度是否美观,最后找到合适的,小心地询问我是否可以。我点头应允,她双手在缝纫机上飞舞着,一会儿就缝好了。

我把修好的衣服给妻看,一点也看不出修饰的痕迹,做工精致,针线细密,浑然天成。不由夸起那位妇女,妻听了叹息说:她很不容易呢!她丈夫在外挣了些钱,就抛下她与女

生活空间

坚守

阿仲

儿另觅新欢,再也不供分文与她们,母女两人的生活与孩子的读书费用都靠她一针一线去赚呢!

哦!还真看不出。这样艰难的生活,她却一直有笑容在眼眶,找不到丝毫的忧郁。生活虽然艰辛了些,可是女儿是她希望啊!听她夸起女儿来,那笑就自然地流出嘴角,眉梢,她说她的女儿很懂事,年年都是班里的特优生,还会帮着做家务事。怪不得,我刚走进她的小小缝纫店,她就止不住夸起女儿。那是她希望的火花啊!

后来,我每次路过那里,都会细心地打量一下那间小小的缝纫店,她总是忙忙碌碌的,即使天气不好,也总是坚守在那儿,就像她一直在坚守的希望。在那间小小的缝纫店里,她用勤劳挣来生活的费用,她用希望点缀未来的生活。日子一天天过去,女儿一天天大起来,希望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。

我一直想多光顾她的小店,可是总找不到机会。后来,我在网上看到山区一所小学需要捐助的衣物,我就把家里多余的衣物翻找出来,让我缝缝补补,修好,再仔细地熨烫好叠起来,我为自己找到一些事让她做感到由衷的高兴。她一边和我说着话,一边利索地干活,那些藏在旧时光里的零乱衣物瞬间就变得整齐而干净。不知道为什么,我把这些旧衣服捐出去,却让我感受到了双份的快乐,从她坚守的目光中读到了希望的曙光,这样的女人是令人尊敬的。

世相百态

卖点

宋绍武

去年,老家的二叔在附近的菜场租了个摊位。也不知使了啥魔法,一样的菜他的摊位上总是“顾客盈门”,卖价也比别人高。

我学的是营销专业。临近毕业,学校要我们交一篇论文,要求剖析身边的具体案例,针对目标客户的需求,提出自己独到的促销创意。二叔的菜卖得这么好,他肯定有什么秘籍。如果我跟他实习,把他的秘诀用营销大师的理论提升一下,这论文不就有分量了嘛!

那天,我去菜场谈了想法,二叔狡黠一笑,道:“你婶马上要在县医院做手术,你就帮我照看摊位。千万记得,菜要涂淤泥,青菜要用稻草绳捆成把来卖。这就是我卖菜的窍门。”

二叔匆匆去坐长途车了。想起他的嘱咐,我觉得好笑。现在城里人生活节奏加快,谁不喜欢干净菜?有些超市更讲究,蔬菜还用透明膜包装,对顾客会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。

我决定模仿超市的做法,



政改他的套路。我这样一个商院的大专生,难道不比一位老农强?于是,我叫几个同学来帮忙,把藕刮白,各种青菜除了黄叶,冲洗了一遍,还专门做了几个小纸牌,写上蔬菜的名称和价格。整个摊位看上去摆放有序,赏心悦目。

早上开市后,一个婆婆用奇怪的眼神打量我后,随口道:“你戴副眼镜,白白净净,是不是学生来打工的?原来那个老农呢?”我解释,那是我二叔。他回老家的,我临时帮忙照摊。问过价钱,她直言道:“贵啦!我们买不起。”我想拉住顾客,说价格可以商量,她边走边摇头,还不住地补充:“原来那摊主人随和,青菜论把卖,秤也给得足。”

临近中午,我一笔生意也没做成。其间,有几个中年妇女把藕掂了掂,问价了多久,是不是要坏了,洗了后有好的“看相”;还问青菜施的是什么肥,做农药药性没有。我解释不清,她们说,就是从一个个摸样像学生手里买菜,总觉得有些不放心的。

连着几天,每天平摊下来只有区区一百元的营业额,扣除税费,勉强保本。

那天收摊后,二叔正好赶回来了。听我大叹苦经,他恍然大悟,点拨道:“销售不好,我估计原因有几个,你卖菜‘身份’不合,言语太斯文,这是‘一’;最关键的是,你把藕上的泥、青菜用稻草绳捆捆这些‘卖点’都除了,失去了‘农家特色’,有些顾客可就看重这些。”

城市见闻

在香港遭遇“抱抱团”

余平

舅舅在香港居住多年,今年他患了肾病住进了香港玛丽医院。上个月我随母亲飞往香港去探望病中的舅舅。

舅舅住的香港玛丽医院属政府开办的医院,也是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实习医院。病房内一共有六位病友,都是年过花甲的老年人。香港生活节奏很快,年轻人工作压力大,即使父母得了重病,做子女的也没太多时间陪护。老人们生病住院,倍感孤独。

一天母亲正在和舅舅拉着家常,这时候从门外进来了五六个人,年龄看起来不到二十岁,青春和朝气写在他们的脸上。一个男孩子举着一个牌子,上面用英文写着“Free Hugs(自由拥抱)”,另一个女孩子举着中文写的牌子“抱一抱,给陌生人温暖”。母亲疑惑地看着他们,我想起网上曾介绍过的“抱抱团”,想不到能在香港亲眼所见。

举牌子的女孩走到李老先生病床前,真诚地问他:“老先生,我是抱抱团的领队,今天能抱抱您吗?”李老先生连连点头,站起身来



欣喜地伸开双臂,女孩也快乐地伸开双臂,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,足足有三分钟。老人拍着女孩的肩膀不住地说:“孩子,谢谢你。”末了,女孩还祝福老人早日康复。

“抱抱团”的成员介绍说,他们来自香港理工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、香港大学等香港高校,都是大一的学生。“抱抱团”是由学生通过网络招募自发成立的组织,他们倡导“通过抱抱,让人与人之间拒绝冷漠,让每个人勇敢地接受来自陌生人的关爱”,他激励地说:“我不再感到孤单,今天真的好幸福。”

我们每天都会遇见许多陌生的面孔,大多时候我们都是为了免于被伤害,所以选择保持距离,保持冷漠。其实一个诚挚的拥抱,即使是对陌生人,得到的温暖应该远多于疏远带来的误解和伤害的。生命的意义在于如何施爱于人,并接受爱,在香港和“抱抱团”近距离接触,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又一缕阳光。

连载

纪连海坚决拒绝:我一个中学生怎么教中学?我也不会英语。

对他的回答是当时还流行的毛主席语录:你就干中学,学中干呗。

纪连海教了几周英语,突然接到通知,让他到北京师范大学报到。原来,就在他打枣、赶马、教英语的这段时间,母校老师千方百计地,执着地给这个农民的儿子争取权利,终于给他找下了上大学的资格。纪连海还一直蒙在鼓里。

纪连海入学时,一学期已过去一半儿。

纪连海根本没想自己还能不能进大学,却愣是进了大学。

这是个“公道自在人心”的传奇。

运气来了山挡不住

纪连海毕业后,在昌平教中学。他结婚了,妻子是山东青州人,旗人,青州有个“北城”,是满族聚居区。

我听纪连海无意中说到妻子是青州人时,就感叹“人生何处不相逢”。青州是我的故乡,建国初期叫“益都”。而“北城”恰好是先父五十年前做益都县副县长时管辖的地方。

父亲分管教育、卫生、民族、宗教。在我印象中,他最初骑着自行车往北城跑,后来又坐着吉普车往“北城”跑,解决满族群众的教育和就业问题。“北城人”在青州土著眼中有点儿“另类”。青州人都讲鲁中土话,北城人一口地道的北京土话。不管他们在青州住多久,永远说北京土话。

纪连海和妻子每个月去一次北京城里,逛街,买衣服。

2001年三八节,昌平中学给女教师发礼品,顺带给男教师发一半儿礼品,纪连海顺手拿张报纸礼品。回到家往外拿礼品,突然看到包礼品的皱巴巴的报纸上有个广告: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中招聘历史课教师。

纪连海到北师大附中,在他印象中,那个地方太好了,现在有个机会,何不试一试?他告诉妻子,他要去应聘,妻子认为没什么可能。纪连海说:反正咱们也得到北京买衣服,何不“捎带捎兔子”顺便试一试呢?

纪连海自己没有打印机,找个地方打出三份简历,到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应聘。接待的人告诉他:几天后的晚上通知他一个题目,他第二天一早来试讲。

纪连海试讲完,又毛遂自荐地告诉师大二附中的人:我学过电脑专业,会各种电脑操作。然后,打开一台电脑,表演如何制作课件,如何处理程序……



纪连海演讲,没一刻安宁,没一刻斯文。不是挥舞右手,就是挥舞左手,更不干脆举着双手。那样子,像藏族兄弟跳“巴扎嘿”。有趣的是,我家里年轻人就喜欢看纪连海手舞足蹈,一边看,一边乐得嘎嘎的。而手舞足蹈的纪连海创造了百家讲坛最高收视率,几乎是“新闻联播”的一半儿。至今没人超过。

公道自在人心

纪连海给人的最大启示是:机会对所有的人平等。

纪连海本来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?

按“龙生龙风生凤”的习惯说法,纪连海该成为他父亲那样的人?一个大字不识,赶马车。他的母亲认三个字,自己的名字。

但时代变了,纪连海读书,而且读到高中毕业了。

对一个高度近视的人来说,上学是很困难的事,看不清黑板,怎么办?纪连海用“换工”的办法得到课堂笔记;同学记笔记,他下课抄同学的笔记,作为补偿,他替同学写作业。

纪连海的父母没文化,但智商不低。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不少农民兄弟,即便一个“大字不识,也有良好的智商。纪连海就是这样一位农民的儿子。他在高中毕业时,报考北师大,考的分数相当高。不管是学校还是乡亲们都认为纪连海的大学生当定了。

没想到,比他低二十分的同学接到录取通知书了,纪连海没接到。

发生了什么事?小道消息说:纪连海未被录取是因为高度近视。但按规定,近视不是拒绝录取的正当理由。那么,是其他什么事?农民的儿子纪连海,根本没门路,也想不出门路,甚至根本想不到需要想门路,来查问这事。

纪连海到生产队报到,上不了大学,安心当农民吧。

那时人民公社还没解散,生产队长派纪连海打枣,他打了一天枣。队长又派纪连海去赶马,他赶了几天马,因为父亲是赶车的,纪连海会驾驭马,把马赶到地头上一放,自己玩儿。

队长本来认为纪连海要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了,没想到事情成这个样儿。他同情这个分数考得高却进不了大学的同学。告诉纪连海:你先慢慢干着,年底结清了账目,换你做小会计。

忽然,公社找纪连海,要他教中学。教什么?英语。